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
第四回 聽讒言潑皮與大訟 遇知己老穆訴衷情

詩曰： 自成心許兩情聯，無奈風波拆錦鴛。
喋口聾非期泄忿，致令吉士受拘攔。

話說這皮廿九聽裘五福說出妹子身死根由，抽身就走。裘五福留定道：「兄長恁地急行，是何算計？」皮廿九道：「我、我去尋數十個弟兄，分作兩班，搶入瞿蠻和這耿淫婦家裡，打得他寸草不留，先出了這一口惡氣，然後當官告理，畢竟要這兩個狗男女抵命，方得罷手！」裘五福搖手道：「老兄差了。恁的做作，只落得人財兩失，空費心機。」皮廿九道：「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。我妹子被他二人打踢死了，不抵命？怕他怎地！」裘五福道：「老兄，你省的貧莫與富鬥，賤莫與貴爭。

當今時節，有錢的便好做事。比如，你立意告他兩家抵命，兄且想：潭府家事比耿家何如？」皮廿九笑道：「也差不多兒。」裘五福道：「你再想，尊腹中比小瞿若何？」皮廿九又笑道：「所學不甚相遠。」裘五福焦躁道：「我以一椿正事議論，兄反如此戲謔，管我鳥事！」跳起身要走，皮廿九雙手捺住道：「小皮正要求教，阿弟就認真髮惱。那耿寡婦有巨萬家私，我小皮有一根硬鳥；那瞿先生習經史萬言，我小皮識扁擔一字。你道差遠不差遠哩？」裘五福笑道：「你兀自油嘴作耍，我傳你孔門心法，管教兄囊中飽滿腹，申令妹之冤。」皮廿九做起戲臉來，懇求心法。裘五福道：「你速僱倩健漢數人，先趕入耿家去，從前廳打進後堂，一蹴地只是打罵，這教做門面拳，且打得他一個沒處存身。口口聲聲傷著耿寡婦，切不可半字沾著小瞿。婦人家有甚見識，那漢員外是個純厚畏事的人，怕女兒出官傷了體面，多分來兜你講話，你就一交跌在他懷裡，若扣到足價時，隨即收兵。這叫做兜心戳，百發百中的妙計。設或萬一不理時，須索另開一條門路，不愁他不來上鉤，這叫做轉腳釘。臨期，我自來幫襯。待那話兒入手時，老兄已足食足兵，盡著力量去告小瞿，區區忝為見證，一口攢定了他，怕這斷不抵命麼？這叫做絕板令，豈不是一舉兩得之計？若依兄將二人混告做一狀時，他兩家決並力相持，小瞿拚著光身子和你打陣，耿家不過浪費資財，一鼓一鑼的行事，暗中賄囑了官吏，還要扭捏做誣告人命及坐你的罪哩！那時有屈難伸，徒成話靶。不如把兩處分開講理，彼此不能相顧，方是萬全之策。」皮廿九聽了，滿面堆下笑來，拜倒地上，稱羨道：「妙，妙！好論頭，好論頭！我皮廿九枉活許大年紀，怎如得賢弟恁的機變！」

裘五福道：「不必多言，天已將午，快去行事。小弟暗中提撥，包得你箭不空發。」兩個急急的吃了幾壺酒，將那一塊銀子丟與店主押著，另日總算，皮廿九飛也似去了。這裘五福帶著酒興，佯佯地踱回家裡，坐觀成敗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漢員外自早上打發皮廿九出門，直至日已平西，不見買一些物件回來，心下動疑，忙令人將細巧傢伙什物搬藏過了，又吩咐女兒：「若那廝有變詐時，我自料理，你且樓上高坐，切不可出來。」二人說話未畢，只聽得門外一片聲喊起，一伙人蜂擁入來。皮廿九當先動手，將門窗桌椅傢伙盡行打碎，口裡大罵，單問耿寡婦索命。鄰里街坊上人來看的擠滿一廳，此時裘五福也捱在廳內站著。眾人見打的兇惡，誰敢向前來勸？漢員外在門縫裡瞧見小皮和惡少等漸漸打得懈了，都叉著手在那裡閒說，漢員外右手提了一壺熱茶，左手拿著幾個磁碗，從側門盪出去，笑嘻嘻道：「眾位辛苦了，請吃一杯茶何如？」眾人卻待來接，皮廿九向前把漢員外左手只一推，將那碗索瑯瑯打得粉碎。裘五福從人縫裡跳出來，指著皮廿九道：「兄長忒也用強！自古道雙拳不打笑臉，餓虎不吃伏肉。令妹死在耿宅，產後血崩，係是天命，與這漢太公何干？他老老大大提著茶與你們吃，何等好意，兄特強將碗擊碎，是何道理？」皮廿九嚷道：「耿寡婦活活地打死我妹子，他父親即是我仇人，這茶是呂太后的筵席，好吃的麼？便打碎了碗，你便待怎地？」

裘五福笑道：「區區是耿宅貼鄰，也講得半句話的。縱使兄經官告理，免不得有我等排鄰公論。且不要講令妹是產中喪命，縱使耿大娘子親手打死的，主母毆殺義婦，罪有所歸，終不到抵命的地步。況兼死者不能復生，凡事留人情，日後好相見，有話理講，不必恁地嘍嗚。」皮廿九低頭想了一會，袖手道：「承兄見教，似亦有理。但亡妹一時死於無辜，教我如何罷手？」裘五福將皮廿九扭到廳前耳房口，附耳低言，說了半晌，末後皮廿九笑道：「任憑兄長髮付，敢不惟命是從。」

只見漢員外又取數隻碗，請眾人吃茶。

眾人都道：「這太公是萬丈無節的好人。」一齊來勸皮廿九住手。裘五福轉入廳裡，將漢員外拽進後軒，說：「這廝們被我將言一說，口就軟了，這事還好收拾，不知太公與大娘子尊意若何？」漢員外忙招女兒下樓，把小裘之言說知，漢氏道：「只憑爹爹作主，何必問我。」漢員外引裘五福進出軒側牆外茶廳裡，和眾親戚相見，漢員外道：「此位裘兄是小女敵鄰，皮廿九那廝十分無狀，仗托此兄解釋，彼已口懈，故邀進來和諸位酌量則個。」眾親道：「請教裘兄，此事何以散楚？」裘五福道：「小可適以利害之言說彼，渠已心服，現物入手，即刻收兵。卑末年幼，不敢專主，故請教於漢老太耳。」內中一人道：「彼索現物，不知幾何？況人命是假，行財是實，這事行不得麼！」裘五福道：「不然。晚輩有一鄙見，乞眾位斟酌。這事只消如此如此，恁地恁地，列位以為何如？」眾人一齊道：「好，好！全仗，全仗！」大家商議定了，裘五福出外廳見皮廿九說了。皮廿九歡喜，暗中令眾人漸漸散去。耿家一面整下酒席，一面另秤銀兩去買棺木。將前門關了，只從後門出入。

眾人陪皮廿九在茶廳裡坐。漢員外出名，將自己住屋做戲頭，倒提年月寫一紙百十兩欠契與皮廿九，一齊押了花字，將契付與裘五福收執。當面議定，待棺木出門安葬之後，方交銀兩。

皮廿九呆著那副嘴臉，拿班做勢纏了一會。大家攛掇，契上又加了些銀兩，兩下和息了。皮廿九又道：「君子不羞當面，巧言不如直道。我妹子雖與耿大娘子因言語間受些凌辱，主僕情分，理之當然。又承漢太公與裘兄諸位長者吩咐，小子是個一刀兩截的硬漢，決無他說，單恨那瞿子良狗殺才，先將我妹夫謀死他鄉，怪我亡妹理論，又一腳踢傷了小腹，登時墮胎身死。這廝萬分狠毒，情理難容！真正三條人命，決要告他抵償，才泄此恨。列位長者做一盟主，漢太公與耿大娘子不可暗裡助他。若使小皮知道，變轉臉時，莫嗔我作事反覆！」眾人道：「任從你去告誰，只不要沾惹舍親便了。」大家唱了一個簸箕喏，坐下吃酒，直至更深。皮廿九親自替妹子換了衣服，扛入棺裡，收殮畢，又到妹子臥房裡打開箱籠，收拾些衣飾細軟，打疊了包裹，拿回家去。就叫了四個火工來，捱至五更，抬棺出門，眾人送出，皮廿九千恩萬謝去了。漢氏謝了眾親，各自散訖不題。

且說皮廿九吩咐火工且抬棺木去郭外暫寄，自卻乘夜央人做了一張狀子，次早逕到辰溪縣來，正值知縣裴翁升堂。皮廿九將詞狀當先遞上，知縣看狀子時：三命事。痛其妹夫耿免，禍遭兇惡，瞿天民謀財殺命，嫡妹皮氏理究致死根由，觸怒踢打，登時墮胎身死。里鄰裘五福等證。泣思三命含冤，極天慘變，叩台親刺，存歿銜恩。上告。

縣官看畢，見是人命重情，當堂准了，隨即僉牌，差公人拘喚正犯瞿天民、乾證裘五福等一干人聽審。不題。

且說瞿子良一時氣惱上，將皮氏踢倒，慌慌忙忙取路出城，奔到家裡，見了母親、妻子，將前事細細說了一番。婆媳二人驚得面如土色，一夜憂疑不睡。次早令人打聽消息，已知皮氏身死，舉家惶無措，寢食俱廢。瞿天民暗思二仙之言，毫釐不爽，又將廟中奇遇從頭至尾時母親說知，元氏未及答言，縣中公人已到。瞿天民延入客座坐下，忙辦酒飯相待。公人取牌出來看了，催並見官。瞿天民送出差錢，二公人嫌輕憎少，冷言熱語的奚落了一場，不收財物，逕自去了。次日復來絮聒，至晚又去。瞿天民懊惱，央人進城裡請劉浣商議。劉浣道：「這干公人最是凶狠要錢，況人命二字，比他訟不同，些須之物，怎能完局？少刻待我款取。」將及晌午時候，公人復來科索，喧嚷不已。劉浣迎出看時，內中一少年公人，姓穆名興，與劉浣係舊相識，昔年曾於南門外一所花園內同居。自遷居之後，許久不會。當下相見禮畢，各敘寒溫。那個公人也道出姓名，喚做畢大。兩下將他事談了半晌，瞿家擺出酒肴，兩下謙遜坐了，飲酒數巡之後，劉浣備言「瞿兄飽學多才，只因命蹇，遭此屈事，二公光顧，本當厚贈，奈家道貧窘，所奉者不過表情而已，望乞周全則個。」穆興道：「兄長見諭，無不領命。但小弟這一紙牌票，費了三百貫現錢買將得來，實指望一場

小富貴，不期這廝單告著瞿兄，並無半字沾著耿寡婦，豈不是小弟們命薄？故我二人歎息這狗命是背財生的。一來見瞿先生的光景有限，二來幸會故人在此，不敢分外科求，只賜本等罷了。」

劉浣道：「老哥所說，乃真情實話。原想人命重情，是一窟銀窖，誰知撞著屁燒灰的精酸鬼！」大家都笑起來。劉浣道：「據兄說，買牌錢三百貫，今日瞿兄的薄禮，不過百貫之數，二兄請收下，權作小利，明日小弟補上三百貫來，以償牌本。」

畢大道：「相公與敝伙計是契愛舊交，故小人不敢多口，既承盛雅，現賜何如？」穆興笑道：「老哥呀，你在公門已久，這兩隻眼珠兀的不識人？劉相公與區區相處最久，是一斬釘截鐵的硬漢，希罕你這些小勾當！便是三萬貫何如？伙計呵，且將瞿先生的收下，劉相公吩咐的遲早唯命，不要恁地小家子樣。」

畢大只得收下，瞿天民才坐得安穩。四人猜枚行令，大嚼一番。

畢大多飲了幾杯酒，連打了十餘個噴嚏，靠著桌兒齁齁的睡去了。三人又吃了一回，穆興推辭不飲，劉浣令撤去杯盤，閒坐清談，等候畢大醒了同行。劉浣道：「小弟有一妻弟，年已長成，任性頑劣，因無生計，終日遊蕩不已，意欲送他入公門做些勾當，皂甲二役，不知那一條徑路好，乞提挈指點，足見舊情。」穆興歎氣道：「這衙門中衣食，勸君休想。寧可捧瓢托鉢，吃一碗安逸飯，免使耽驚受氣，做那下賤的行業。」劉浣道：「我看公門中朋友近貴文雅，個個暖衣飽食，為何反言卑賤？」穆興道：「兄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當初在下也看上衙門出入，倚官托勢，賺錢容易，故此營謀進縣。詎知初入門時，就見多般周折，費錢勞力，這是分內之事。奈何一班一輩的人暗中排擠，上前嫌觸莽，退後憎懦弱，眼灼灼看他們賺錢醉飽，只落得餓眼空囊，路中懊恨。及至看熟了門路，識透了機括，才得手中活動，若賺那良善忠厚的財物，兀自心安；如遇著尷尬狡猾的主顧，得些肥膩，每是牽腸掛膽，睡夢裡耽著干係，惟恐他倒賊挾制，身遭法網。倘是畏刀避劍、奉公守法的，臨事捱落人後，存世焉能發跡？若那心粗膽潑、舞文弄法的雖係做成家業，恒慮上司訪犯。還有那磕頭當拜，脛膝當走，輕則罵，重則打，何等凌辱！起的早，睡的晏，恁般勞苦。吾輩中人物，能有幾人保守身家到老不辱的？古人云：身不屬官為貴。這條路徑，勸相公休得羨慕。」劉浣道：「老成的確之論，非相知決不見教如此精切。」穆興點頭道：「然也。」正說間，畢大已醒，立起身來，伸一伸腰道：「阿呀，略睡得片時，卻早天晚，伙計呀，快去罷！」

瞿天民捧茶出來吃了，送出門首，畢大道：「劉相公，心事乞留神則個。」穆興道：「這腐物醉還未醒哩，又來了。」畢大道：「伙計，不是這等說，酒在肚裡，事在心裡。我們做公人的，得了錢是公人，不得錢就是人？比如劉相公許我心事，他是為朋友出錢，一團好意；我等為人錢財，與人消災，臨出門兀自有二句話哩，怎地我就是腐物？」穆興笑道：「這句話也是請教。」畢大道：「皮廿九是一潑皮，又添上那裘五福，是吃人不吐骨的元帥。我看瞿先兒柔懦，怎與他做的敵手？況且無錢使用，這官事多分不尷尬了。非是我本衙門破人道路，瞿先生別的不必浪費了，只有兩節緊要處，及早措置，免受熬煎。」劉浣道：「那兩處要錢，便望乞明言指教。」畢大道：「第一處是行杖的牢子，極其刻毒，杖下無情，若不得錢時，這杖子決不輕過。第二件，人命事下獄者多，那獄卒牢頭的威風不減似牛頭馬面，不得錢時，這苦楚實難捱受。莫要嗔我多講，這是緊要的關節處。」劉浣道：「承兄見教，敢不佩聽？敝友倘得出頭，決不忘報！」畢大笑道：「這是後邊的話，猶可從容。還有一句至緊的話，容弟直稟。」滿面地堆下笑來。

不知講的是甚至緊的話，且看下回分解。